

中国文库

· 哲学社会科学类 ·

丝绸之路宗教研究

李进新 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

中国文库
哲学社会科学类

丝绸之路宗教研究

李进新 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丝绸之路宗教研究/李进新著.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8. 1

ISBN 978-7-228-11557-0

I. 丝… II. 李… III. 丝绸之路—宗教—研究
IV. B92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35254 号

责任编辑: 贺 灵

整体设计: 翁 涌 李 梅

责任印制: 董文权

丝绸之路宗教研究

Sichouzhilu Zongjiao Yanjiu

李进新 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邮编: 830001

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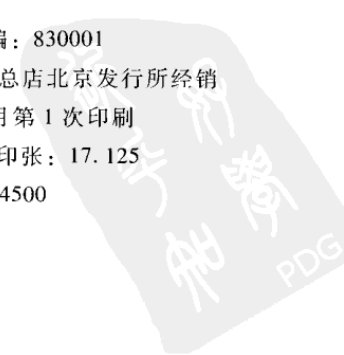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7.125

字数: 468 千字 印数: 1—4500

ISBN 978-7-228-11557-0

定价: 36.00 元



“中国文库”出版前言

“中国文库”主要收选 20 世纪以来我国出版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科学文化普及等方面的优秀著作和译著。这些著作和译著，对我国百余年来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产生过重大积极的影响，至今仍具有重要价值，是中国读者必读、必备的经典性、工具性名著。

大凡名著，均是每一时代震撼智慧的学论、启迪民智的典籍、打动心灵的作品，是时代和民族文化的瑰宝，均应功在当时、利在千秋、传之久远。“中国文库”收集百余年来名著分类出版，便是以新世纪的历史视野和现实视角，对 20 世纪出版业绩的宏观回顾，对未来出版事业的积极开拓，为中国先进文化的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贡献。

大凡名著，总是生命不老，且历久弥新、常温常新的好书。中国人有“万卷藏书宜子弟”的优良传统，更有当前建设学习型社会的时代要求，中华大地读书热潮空前高涨。“中国文库”选辑名著奉献广大读者，便是以新世纪出版人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帮助更多读者坐拥百城，与睿智的专家学者对话，以此获得丰富学养，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为此，我们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统领，坚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按照“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要求，以登高望远、海纳百川的广阔视野，披沙拣金、露抄雪纂的刻苦精神，精益求精、探赜索隐的严谨态度，投入到这项规模宏大的出版工程中来。

“中国文库”所收书籍分列于8个类别，即：(1)哲学社会科学类(哲学社会科学各门类学术著作)；(2)史学类(通史及专史)；(3)文学类(文学作品及文学理论著作)；(4)艺术类(艺术作品及艺术理论著作)；(5)科学技术类(科技史、科技人物传记、科普读物等)；(6)综合·普及类(教育、大众文化、少儿读物和工具书等)；(7)汉译学术名著类(著名的外国学术著作汉译本)；(8)汉译文学名著类(著名的外国文学作品汉译本)。计划出版1000种，自2004年起出版，每年出版1至2辑，每辑约100种。

“中国文库”所收书籍，有少量品种因技术原因需要重新排版，版式有所调整，大多数品种则保留了原有版式。一套文库，千种书籍，庄谐雅俗有异，版式整齐划一未必合适。况且，版式设计也是书籍形态的审美对象之一，读者在摄取知识、欣赏作品的同时，还能看到各个出版机构不同时期版式设计的风格特色，也是留给读者们的一点乐趣。

“中国文库”由中国出版集团发起并组织实施。收选书目以中国出版集团所属出版机构出版的书籍为主要基础，逐步邀约其他出版机构参与，共襄盛举。书目由“中国文库”编辑委员会审定，中国出版集团与各有关出版机构按照集约化的原则集中出版经营。编辑委员会特别邀请了我国出版界德高望重的老专家、领导同志担任顾问，以确保我们的事业继往开来，高质量地进行下去。

“中国文库”，顾名思义，所收书籍应当是能够代表中国出版业水平的精品。我们希望将所有可以代表中国出版业水平的精品尽收其中，但这需要全国出版业同行们的鼎力支持和编辑委员会自身的努力。这是中国出版人的一项共同事业。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志存高远且持之以恒，这项事业就一定能够持续地进行下去，并将不断地发展壮大。

“中国文库”编辑委员会

“中国文库”第三辑

编辑委员会

顾 问

(按姓名笔画为序)

于友先 邬书林 刘 杲 许力以 杜导正 李从军 李东生
杨牧之 宋木文 张小影 柳斌杰 徐惟诚 龚心瀚

主 任：聂震宁

副主任：刘伯根

委 员

(按姓名笔画为序)

王之江 王 琦 王瑞书 边彦军 吕建华 刘玉山 刘国辉
刘健屏 李 岩 李保平 李 峰 杨 才 杨 耕 杨德炎
吴江江 吴希曾 吴尚之 吴 斌 何林夏 汪继祥 宋一夫
宋焕起 张伟民 张 琦 陈 鹏 胡守文 俞晓群 祝君波
贺圣遂 贺耀敏 栾世禄 黄书元 曹 铁 龚 莉 惠西平
程大利 焦国瑛 解 伟 薛炎文

“中国文库”第三辑编辑委员会办公室

主 任：刘伯根

副主任：刘国辉 宋焕起

成 员：（按姓名笔画为序）

于殿利 刘晓东 李红强 汪家明 林 阳

徐 俊 潘凯雄

出版编务组：

李红强 仵永成 蔡增裕 谢仲礼 乔先彪

仝冠军

绪论 丝绸之路宗教演变的基本特点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处我国西北边陲，古称“西域”，为著名丝绸之路的主要通道。丝绸之路连接着古代东西方文明，而新疆恰好处在这条国际大通道的核心位置，成为人类诸多文明的交汇点，造就了新疆独特的多样性文化景观。新疆是我国面积最大的一个省区，面积达166万多平方公里，占我国面积的六分之一。新疆生活着众多的民族，有47个民族成分，以维吾尔族为主的13个世居民族，总人口1925万，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人口1096.96万，其中维吾尔族825.66万人。境内有巍峨绵延的崇山峻岭，奔流不息的大河，茂密的森林，广袤无垠的戈壁沙漠，水草丰美的草原牧场和物产富饶的绿洲平原。

天山山脉横亘于新疆中部，把新疆分成南北两大片各具特色的自然地理区域。天山以北阿尔泰山以南为北疆地区，北疆地势高而平坦，气候寒冷。两山之间是准噶尔盆地，盆地中部是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源于天山北坡和阿尔泰山东南坡的大小河流和湖泊，滋润着盆地高台周围的草原和绿洲，其中伊犁河和额尔齐斯河是北疆两条最大的河流，流经之地形成水草丰茂的天然优良牧场，自古以来为游牧民族重要的活动地区。

天山以南、昆仑山以北为南疆地区，中间是著名的塔里木盆地，世界第二大沙漠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就位于盆地的中部。塔里木盆地的周缘是一块块大小不等的绿洲，从天山、昆仑山和喀喇昆仑山流向盆地的一

条条河流，汇集成了我国最大的内陆河流——塔里木河。塔里木河流过沙漠深处，注入它的归宿罗布泊。这个神秘而多变的湖泊，现在已经干涸。塔里木河流域曾经是新疆古老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南疆气候干燥，雨量稀少，但有山上的雪水灌溉绿洲，所以，很早以前就已被开发为农业区。塔里木盆地周沿的几大块绿洲如于阗、且末、喀什噶尔、叶尔羌、阿克苏、库车、焉耆、吐鲁番、哈密等绿洲，都有大片的良田沃土，阡陌纵横。绿洲之间被时断时续的沙漠阻隔，在古代形成一个城郭之国。

新疆地处亚欧大陆腹地，东北、北面、西面和西南面分别与蒙古、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印度接壤，边境线长达5600多公里。东面有几十公里宽的谷地通向甘肃河西走廊，与我国内地连通。古代丝绸之路就是通过河西走廊进入哈密，一路沿塔里木盆地南缘，经罗布泊、于阗、喀什出葱岭（帕米尔高原），通向中亚、西方诸国，为丝路之南道；另一路沿塔里木盆地北缘，经吐鲁番、库车、喀什逾葱岭，为北道。天山北麓还有一条被称为“草原丝路”的古代商道，即从吐鲁番穿过天山，经吉木萨尔向西一直延伸到楚河、塔拉斯河，再向南进入中亚。此外，天山北麓与漠北蒙古草原，与叶尼塞河上游，自古就有交通路线，为游牧民族迁徙、流动的通道。古代丝绸之路不仅仅是通商贸易之路，而且是东西方文化传播交流之路。新疆的古代宗教及其文化，就是以新疆这片独特的地理环境为背景，以丝绸之路为历史大舞台，从而产生、传播、发展和演变的。

新疆地区宗教发展、演变的基本特点，可以归纳为以下四点。

一、多宗教信仰并存是从古至今新疆宗教演变最基本的特点，它是由新疆所处的东西方多种文化交汇之点的地理位置和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流动的特点决定的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宗教比较盛行、多宗教并存、宗教信仰比较复杂、宗教演变有其自身特点的地区。历史上，除自然崇拜和萨满教外，佛教、祆教、摩尼教、景教、天主教、道教和伊斯兰教等都曾流行于新疆地区。

其中佛教和伊斯兰教传播时间最长、范围最广、影响最深。可以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宗教流传；不同的民族或信仰不同宗教，或信仰同一种宗教；同一民族或信仰某一种宗教，或信仰多种宗教。各种宗教传播的时间、分布的范围并不相同，在各民族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和地位也不同。14世纪以后，伊斯兰教得到了广泛传播，逐渐成为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等民族普遍信仰的宗教，但新疆的蒙古族这时候信仰了藏传佛教，有的宗教（如景教等）也并未完全消失。清朝统一新疆特别是近代以后，随着其他民族成分的陆续进入，新疆多宗教信仰并存的基本特征始终没有改变。

首先，新疆地处亚欧腹地，曾是古代许多种族和部落繁衍生息或过往交融的历史大舞台，如属于印欧语系的塞种、吐火罗、粟特等，属于汉藏语系的羌、汉、吐蕃，属于阿尔泰语系的乌孙、月氏、匈奴、康居、丁零、乌揭、柔然、铁勒、突厥、回鹘、契丹、黠戛斯、蒙古等。他们当中，有些民族在远古就居住在西域，被认为是“土著民族”；有些是随着民族迁徙运动或其他原因而进入新疆的。他们中有些民族留在了新疆，与当地居民共同生活；有些又继续迁徙但留下了自己的文化。经过长期的交流融合和演变发展，逐渐形成现在以维吾尔、汉、哈萨克、回、蒙古、柯尔克孜等13个民族分布的格局。这种不间断的多民族成分聚居、流动和交融的结果，必然形成一种地域性的多元文化。这是造成新疆多宗教信仰并存的社会内在基础。

其次，新疆（连带中亚）又处在我国汉文化、印度文化、伊朗波斯文化、西亚阿拉伯文化、欧洲希腊罗马文化等古代文明中心的边缘，或者说处在诸文明中心的交汇点。在海路开通前，新疆是东西方交通和商路的必经之地，也是东西方文化传播和交汇的通道，有“文明十字路口”之称。宗教作为一种古代哲学思想和文化艺术的表现形式，当然也是人类思想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必然要随着东西方经济商贸的交流而在此交汇之地传播。世界三大宗教以及其他许多宗教都在新疆广有流传并互相交融的事实，正说明了这种特殊地理位置所具有的历史作用。这是新

疆多宗教信仰并存的外部客观环境。

新疆多宗教并存的形势不同时期有不同特点。大体上可分为这样几个阶段。

第一，远古时期（纪元以前）。新疆远古居民崇拜各种自然现象，如日月星辰，风雨雷电，山水大地；崇拜动植物，而狼是游牧人普遍崇拜的对象，农耕居民则崇拜麦、麻黄、山毛榉等植物，古代于阗人还有崇拜鼠的习俗；氏族部落都有自己的图腾，如狼、鹰、狮、骆驼、鹿等；还有对生殖的崇拜和祖先崇拜等。萨满教是新疆古代居民普遍信仰的原始宗教之一，“万物有灵”的观念和对萨满巫师的崇拜长期支配着远古人们的思想，至今仍遗留下不少痕迹。原始崇拜和萨满教的流行情况，在民间传说、考古发现以及至今保留在各民族传统习俗中的遗存，都已有了充分的体现。

第二，古代时期（纪元前后至10世纪）。公元前1世纪七八十年代，佛教首先传入于阗地区，标志着新疆地区宗教信仰已从自然宗教进入人为宗教的阶段，同时这时期也是以佛教为主的多宗教信仰并存时期。佛教在公元2世纪以后逐渐发展起来，魏晋至唐宋是西域佛教的隆盛时期，形成了以于阗、龟兹、高昌为代表的西域佛教文化。佛教在天山北部也得到了传播，对游牧民的思想文化产生了影响。在佛教流传的同时，波斯宗教祆教也在西域传播。我国魏晋等史籍在《西域传》“疏勒”、“高昌”、“于阗”、“焉耆”等条下有“俗事天祆神”或“俗事天神，兼信佛法”等记载，充分说明祆教在西域的地位。波斯另一种宗教摩尼教也在西域流传，虽然传入的时间和传播情况缺乏记载，但至少9世纪后随着信奉摩尼教的回鹘人迁入西域而广为流传。景教约6~7世纪传入，宋元时期得到广泛传播。疏勒、叶尔羌、于阗、轮台、高昌、哈密、阿力麻里等都曾是传教区，有主教并建有教堂。在北方游牧诸部也有大量的景教信仰者。道教主要是随汉人西来，在汉人比较集中的高昌、哈密较为流行。

第三，中世纪时期（10~19世纪）。这时期的特点是伊斯兰教的传播和

佛教等宗教的衰落。伊斯兰教10世纪首先传入喀什地区，以后逐渐向东传播，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10~11世纪喀喇汗朝时期的初传阶段。喀喇汗朝统治者通过战争手段攻灭于阗国，伊斯兰教传播到且末至阿克苏一线，与信奉佛教的高昌回鹘国长期形成对峙之势。二是14~15世纪在秃黑鲁·帖木儿汗为首的察合台蒙古后王的推导下，伊斯兰教传播到塔里木盆地北缘、吐鲁番盆地和哈密一带，确立了伊斯兰教在古代维吾尔族中的全民信仰的地位。三是16~17世纪哈萨克、柯尔克孜族普遍接受了伊斯兰教。这个过程，也是南疆地区佛教走向衰亡、逐渐消失的过程。但与此同时，北疆的卫拉特蒙古人接受了藏传佛教。景教则到19世纪仍有少数信仰者。因此，新疆多宗教并存的格局并没有改变。

第四，近现代。清朝统一新疆特别是在近代驱逐阿古柏等侵略势力，收复新疆以后，新疆的民族成分有所增加，宗教信仰仍呈现多样化。目前，新疆各民族信仰的宗教有伊斯兰教、佛教（包括藏传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和东正教等。

二、新疆流传的宗教多属“外来宗教”，主要经由中亚传入；这些“外来宗教”传入新疆后，都有一个与本地区、本民族传统文化和习俗相融合、相适应即民族化和地区化的过程

“外来宗教”可以分为这样几个类型：一是印度文化类型，如佛教；二是波斯—阿拉伯文化类型，如祆教、摩尼教、伊斯兰教；三是罗马文化类型，如基督教，包括天主教、东正教和基督教异端派别聂斯托里派，即景教；四是中原文化类型，如道教。这些不同文化类型的宗教，不仅其教义、礼仪等各不相同，而且产生的历史背景、社会制度、文化环境等也各相迥异，最初都带有较浓厚的地方性色彩。在向境外传播中，都不可避免地要与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社会制度、文化习俗等互相吸收，从而带上这些地区和民族的文化印记。佛教传入中国后，流传于汉族地区的为“汉传佛教”；流传于藏族、蒙古族等地区的为“藏传佛教”；流传于云南傣族等地区的为“南传佛教”的“上座部”，就是这种外来宗教地区化、民族化的结果。

古代新疆，佛教的传播形成了我国富有地域特色的“西域佛教”，是佛教与西域各民族社会文化互相吸收、融合的结果。这种地方特色，不仅反映在佛教经典的翻译和佛教礼仪的改造上，更突出的是反映在代表佛教文化艺术如雕塑、壁画、艺术造型以及音乐、舞蹈等方面。西域佛教也因各地文化背景的差异而形成了各自的传统，如代表丝绸之路南道的于阗佛教文化，代表北道的龟兹佛教文化，代表吐鲁番盆地的高昌佛教和高昌回鹘佛教文化等，都呈现出不同的风格而大放异彩。

伊斯兰教在新疆少数民族中的传播也具有不同的特点。伊斯兰教在维吾尔族地区经过500多年的传播才被普遍接受。其间，对新疆南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产生了深刻影响，对于近代维吾尔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大作用。同时，这一过程也是伊斯兰教与维吾尔社会互相适应、融合的过程。特别是苏非派的广泛传播，把南疆地区固有的某些传统习俗如祖先崇拜、陵墓崇拜、“万物有灵”的信仰观念以及祆教的拜火习俗、萨满教的崇拜习俗等，与伊斯兰教的教义相糅合，形成了维吾尔族伊斯兰教信仰的特色。这种特色在南疆地区现在仍然盛行的“麻扎朝拜”活动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哈萨克族和柯尔克孜族的伊斯兰教信仰又有不同。在接受伊斯兰教的过程中，部落氏族宗法制度得以保留并在社会生活中发挥支配作用。因此，伊斯兰教教法并未完全得到遵行，宗教原则居于次要地位，部落头人的权力高于宗教人士，宗教人士也没有司法权。草原上的游牧民由于流动的原因，一般不建清真寺，也不十分重视规定的礼拜和斋戒等。萨满巫士在民间仍有一定地位，但在跳神念咒时加上了伊斯兰教的术语和口号；同时，在伊斯兰教的一些仪式里也混杂有萨满教的遗俗。他们相对松弛的宗教生活，与维吾尔、回等民族恪守宗教教义教规的习俗是有所区别的，也是伊斯兰教在哈萨克、柯尔克孜等民族中传播的特点。塔吉克族信奉什叶派，这一点与我国其他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信奉逊尼派不同。在接受伊斯兰教的过程中，塔吉克人把适合于自己民族的生活习惯和传统与伊斯兰教结合在一起。如塔吉克人一般不封斋，也不

去麦加朝觐，而是去朝拜印度境内的什叶派伊斯玛义派中心孟买，朝拜他们的精神领袖阿迦汗。多数穆斯林只是在节日举行礼拜。宗教首领是“依禅”，各户世代信从某一依禅及其后代继承人。这些都反映出塔吉克族自己的宗教信仰特征。从这些特点不难看出，外来宗教在新疆的传播过程中，地区化、民族化都是不可避免的。唯其如此，这些宗教才能根植于不同文化背景的土壤之中，得到广泛流传。

另一方面，多种宗教的并存流传，还造成了不同宗教之间的相互影响，即交叉渗透的现象。高昌佛教就是因吸收了内地儒家思想和道教思想，丰富了自己的思想内涵，因而创造了别具一格的高水平的佛教文明。回鹘迁入后，又把摩尼教带入西域。高昌回鹘统治者对境内并行的佛教、摩尼教、祆教、景教、道教等兼容并蓄，结果各种宗教发生混合现象，形成一种“浑然一体的合成文化”。回鹘人后来改从了佛教。在这个过程中，摩尼教的思想被引入佛教之中。佛教诸神的名称分别用摩尼教的神名来代替，反映了这时期回鹘人“神佛同体”的信仰观念。后来，这种名称又为蒙古人的佛教所沿用。此外，当地人使用的天文历书则可以明显地看到粟特、汉、突厥诸文化的合成迹象。13世纪法国旅行家鲁布鲁克曾见到流行于西域的基督教（景教）徒由于与当地伊斯兰教徒杂居共处，而在宗教礼仪、风俗习惯上受其影响，与西方基督教的礼仪相去甚远。对此他感到不可理解。但这一事实正反映了不同宗教互相交叉影响的结果。

伊斯兰教尽管有着比较严格的一神论教义和教规，但在传播过程中也多少受到其他宗教的渗透或影响。南疆地区有的清真寺建筑的壁画、雕刻就可以看到古代佛教艺术的遗风。如莎车县加满清真寺梁坊上是用莲花、祥云和金色光环彩色图案装饰。有些古代保存下来的伊斯兰教建筑并非都是阿拉伯式“方基圆顶”，而是保留了当地原有的建筑风格。有些建筑就是建立在原来佛教或其他宗教寺庙的遗址上。南疆苏非派中有个特殊的“乞食者”团体，其成员披头散发，不修边幅，极端厌弃今世，不娶妻生子，不成家立业，四处游荡，以乞食为生。其渊源与从前当地

佛教的游方僧有关。而活跃在维吾尔、哈萨克等民间的“巴合西”、“达汗”、“皮尔洪”等可以追溯到早先的萨满教巫师；拜火习俗和过“诺鲁孜节”则是祆教的遗留。这些现象都是新疆多宗教并存、各宗教互相影响的痕迹。其中，萨满教观念是古代西域民族一种积淀十分深厚的思想观念，这种观念和由此形成的许多民间习俗和文化现象，成为这些民族传统文化习俗的组成部分，对后来其他宗教的流传产生了深刻影响。

三、在新疆宗教历史上，有的宗教兴起了，有的宗教消亡了；兴衰消长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客观环境的影响和社会内部的因素，也有宗教本身的变化。其中，封建统治阶级利用宗教，对某种宗教或采取推导、扶植，或采取打击、排斥的态度，是造成这种兴衰变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客观环境主要是新疆所处的地理、人文环境。以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河中即锡尔河—阿姆河中间地带为代表的中亚地区，在宗教方面对新疆的影响最大。佛教、伊斯兰教、祆教、景教等都是从中亚输入并逐渐向东传播的。可以说，凡属中亚地区流传的宗教，其后都传播到了新疆，甚至包括该地流行的一些教派团体。如新疆的苏非派及其教团组织便是由中亚引入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内地的影响。除道教是由内地传入外，大乘佛教实际上也是由内地回传到龟兹、疏勒等地，藏传佛教则由蒙古和西藏地区传入新疆。因此，新疆作为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汇合地，在宗教的传播方面也是双向的，既有东传也有西传。在思想文化上，西域特别是吐鲁番地区受中原的影响更深。

宗教的演变与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息息相关，并受社会制度和经济生活的制约。作为封建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宗教信仰，是为封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一些宗教的消长兴替，都与封建统治阶级采取的取舍态度有密切关系。佛教传入西域首先得到了各地统治者的虔信和推崇。于阗、疏勒、龟兹、鄯善、高昌等国的王室都是当地最早的佛教信仰者，因他们热心地加以推广、扶植，佛教才在这些地区迅速传播并繁盛起来。佛教在这一时期传入西域并为统治者所接收，一方面说明天山南麓城郭

诸国生产关系已过渡到封建制度，社会经济和对外交流进一步发展，以萨满教和自然崇拜为标志的原始宗教意识形态已不能完全适应新的生产关系；佛教所包含的等级制度、多神与最高神的观念以及其他教义更加符合西域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各阶层民众也都乐于接受佛教关于灵魂不灭、生死轮回、因果报应、极乐世界等宣传。社会制度的变革为佛教的传播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另一方面，佛教不仅其教义博大精深，富有哲理，而且它所代表的文化更加丰富多彩。社会的进步无疑对精神文化生活产生更高的追求。佛教文化取代当地较原始的宗教文化，在当时是社会进步的反映。统治阶级通过大造寺窟、佛像和铺张的佛事仪式，不仅满足其虚荣和奢侈，也树立了自己的形象，巩固了统治地位。所以，西域各地封建统治者不仅带头信仰佛教，而且也十分热衷于推广佛教文化。另外，由于当时来往于丝绸之路上的佛教徒多从事商业活动，对社会特别是上层有较强的影响力，弘法时注意使用当地人熟悉的语言，因此使佛教更易于为统治者和民众普遍接受。

伊斯兰教在新疆的传播有着复杂的背景。10世纪的传播和14世纪的发展，恰好都是新疆各民族融合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9世纪中叶回鹘人迁入西域后建立了喀喇汗朝，但这时候境内民族成分和宗教信仰都很复杂，语言文字各异，统治集团内部也因各种原因矛盾重重，派系林立，政权极不稳固。以萨图克·布格拉汗为代表的喀喇汗朝统治集团利用伊斯兰教作为其统一思想意识的旗帜，打击不同势力，巩固和加强王权，进行武力扩张，把伊斯兰教迅速传播到新疆西部。他们带头信仰并推导伊斯兰教完全是出于政治目的。

14世纪时新疆也面临相似的政治形势。这时候河中地区的蒙古人已突厥化、伊斯兰化。统治新疆的蒙古察合台后裔则继续保持游牧传统，远离农业区和城市，与被统治民族（古代维吾尔等）的矛盾比较尖锐，境内割据严重，与河中政权关系紧张。秃黑鲁·帖木儿汗及其蒙古后裔以伊斯兰教统治其王国，首先使蒙兀儿人皈依伊斯兰教，又以武力向东扩张，迫使库车、吐鲁番、哈密等地的居民接受了伊斯兰教，把该教传播到新

疆大部分地区。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民族融合，蒙兀儿人也融合到维吾尔族之中。在这个融合过程中，伊斯兰教起了纽带作用。

喀喇汗朝统治者和察合台蒙古后裔都以伊斯兰教为其政治目的服务，加以推导，并不是偶然的。一方面是直接受到中亚伊斯兰教的影响；另一方面，在这两个时期，通过来自中亚传教士和商人的宣传，伊斯兰教已对境内居民生活和统治上层产生了一定影响。同时也应看到，在当时复杂、混乱的历史条件下，伊斯兰教的教义及其思想对于统一人们的思想意识，促进不同民族、不同思想文化之间的联系，以至于对于统治阶级排除异己势力、加强中央集权等方面比之其他宗教具有更大的作用。此外，伊斯兰教的一神论教义，其简单易行的礼仪、教规和独特的传教方式，也使该教更容易得到普及。

伊斯兰教的传播过程也是西域佛教和其他宗教逐步消亡的过程。佛教的衰亡除因伊斯兰教的排斥外，还有其内部的原因。实际上，龟兹、高昌的佛教在伊斯兰教传入之前便已盛极而衰。10世纪以后，新疆地区战乱频仍，经济衰退，吐鲁番等地遭到严重破坏，依赖于农业经济的当地佛教已经衰落，但这些原来的佛教胜地仍然有着众多的寺院和庞大的僧侣阶层。僧侣脱离生产，不劳而获，依靠剥削农民过着优越的生活。遇有佛事活动，寺庙还要大肆铺张，对当地经济造成沉重负担。有些大僧侣们本身又是封建主或庄园主，掌握着大量土地等生产资料，有供其役使的农奴和家奴，破产的农民只能依附于寺院或贵族庄园，忍受僧侣阶层和封建地主的剥削压迫。这就不仅使阶级关系对立加剧，仇恨加深，而且使贫苦民众对佛教信仰产生失望情绪，当伊斯兰教传入的时候，他们宁愿放弃传统的信仰，而从这种新的宗教中寻求精神慰藉。

四、新疆在宗教信仰上的几次重要变化，都与西域民族的迁徙运动有一定联系；这种变化的结果是促进了民族的融合发展

古代西域游牧民族的迁徙运动是经常发生的。在每一次民族迁徙的背后，都使新疆的民族结构发生了调整，对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产生了影响。在宗教信仰上，有些迁徙民族带来了自己的宗教和文化，有些